

天机

香港·余 过著

· 奇幻系列 ·



美国人说的：

杀头游戏

他说要表演一套魔术，当她恢复清醒时，发觉她的身体齐腰而断，下半身不见了，竟抱在他的怀中……

巴黎有很多出名的富翁，他们家财以亿万计，出门旅行有私人的游艇和飞机，身旁经常有美女、电影红星为伴，羡煞旁人。

在这些富豪中，以杨克最出风头。不是因为他最有钱，而是他最懂享受。年纪四十出头，神态潇洒，语言出众。上流社会的交际场合少不了他，只要有他在，一定带来不少笑声，举座皆欢。

杨克有钱，也有闲暇。他爱交朋友，尤爱结交有奇异能力的怪人，这能满足他的好奇心，使他在友侪之间又多一些谈话资料。

不论怎样忙，只要说有一位异人来看他，杨克必定抽出时间，予以款待。欧洲各地的名星相家、预言家、魔术师、灵魂学家，多是他的好友。

一天在酒会上，有一个珠宝业的朋友对他说：“我知道你爱结交异人，这里有一个人，你非认识不可！”

“是谁？”杨克问。

“他名叫艾明顿，来自荷兰，有鬼神不测的本事。”

“在哪里？”杨克很感兴趣。

朋友把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带过来，瘦瘦长长，相貌猥琐。如果说他有什么特点，是眼睛特别小，细成一线，在和人谈话时，好像要打瞌睡的样子。

不过，杨克见过许多怪人，并不以他相貌平凡而忽视，和他谈了一会，便请教他有何种专长。

艾明顿道：“如果你有空，几时到我的酒店来一次，我给你看一样魔术，使你毕生难忘。”

杨克欣然接纳邀请，两人约好了次天三时见面。

翌日，杨克来到艾明顿的酒店。出乎意外，艾所住的是一间豪华的套房，一点也不寒酸。

他们略事寒暄，即进内室就坐。杨克一个随员和一个保镖在外面沙发上喝酒。

艾明顿问杨克道：“你觉得我的眼睛和旁人有什么不同？”

杨克微笑：“你要我说实话？很小。”

艾明顿笑道：“其实是不小的。你瞧。”

杨克看着他。他两眼突然大张，精光湛湛，像两道强烈的光芒射过来。杨克内心一惊，接着一阵茫然，不知身在何方。

当他醒来时，身上的感觉非常特别，特别在那里，一时又说不上来。环境没有变，还是刚才那个房间。艾明顿仍旧站在他身边，不过手上多一把锋利的刀子，长约尺许，刀上沾满鲜血。

他内心惶恐，想问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可是喉咙像哑了一

般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艾明顿脸上露出一丝残忍的笑意，说道：“你要看魔术，这就是了。这名叫‘杀头游戏’，你的头已给我砍了下来！”

杨克大惊，想叫他不要开玩笑。嘴巴发不了声。头颅想要移动，也不听使唤。眼珠向下瞧去，赫然发现他的下巴处是一只银碟。

银碟放在一张桌子上。桌子铺了一面优雅的紫色桌布。

“为什么不见我身体？我的四肢在哪里？是让桌布遮盖了？”杨克自问。

艾明顿刚才那句话在脑中起了反应：“他说砍下我的头颅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”

一阵巨大的恐怖在内心升上来，他急于要证实自己的身体是存在的。想移动一下四肢，可是身体没有一处听他使唤。他的头好像是孤立的，与其他地方完全脱节。

耳边传来一阵笑声。

“杨克先生，你仍不大相信你的头已被砍下，是不是？”艾明顿把那染血的刀子用布揩一揩，把血渍揩净，放在同一张桌子上。杨克隐隐闻到鲜血的腥味。

“我把你的头捧起来，去照照镜子。”艾明顿说着，把银盘捧起。杨克觉得自己的头颅离桌而起，下面并无身体相连。

“天啊，我不是在做梦？”他心内惊叫。

艾明顿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：“我把你带到镜前，让你自己看得更清楚一点。”

他把银盘托到一面镜子之前。杨克瞧得清清楚楚：银盘上是一个切割得平平整整的人头，齐颈而断，颈上尚有一抹

血痕。这正是他平日珍而重之，每天照镜梳理无数次的神态俊美的头颅。

“啊——”他受不住这个打击，昏了过去。

当他清醒过来时，那装着他头颅的银盘依然放在桌子上。艾明顿好整以暇坐在桌边。

“杨克先生，虽然你不能说话。我却可以猜到你的心意——你想找寻你的身体，是不是？我给你瞧瞧。”

他把银盘转一个方向，作一百八十度对调，杨克马上见到地下躺着一具无头尸体，西装革履，正是他刚才所穿的服饰，如假包换的地产巨子杨克，现在竟落得个身首异处，分了家！

他又一次晕厥，这一次很快苏醒过来。他两眼悲痛地望着艾明顿，意思是问他为何要杀他。

艾明顿道：“你想看魔术，这是一次最大的魔术！你的头虽然割下来，但是你并没有死去，你的生命仍保存在头颅中。我可以带你的头到处旅行，去全世界观光！”

杨克心中大骂：“凶徒、骗子，杀了人还夸夸其谈！”

艾明顿继续用悠闲的神气道：“你不相信你在活着？我问你，你现在是不是依旧可以思想？如果是的话，把眼皮合上，表示答覆我。”

杨克想想：“这句话倒是不错，虽然我只剩下一个头颅，却还会思想。”便闭上眼睛一下，表示：“是的。”

“你还瞧得见，还听得见，是不是？”艾明顿又问。

杨克又闭一下眼睛。

“你甚至还是有感觉的！”艾明顿用手拍拍他的脸，杨克能清楚地感受到。他又闭一下眼睛，表示“正确”。

“你的颈虽然疼痛，但只是轻微的痛楚，我已给你敷上止痛剂，你的感觉还不及一次牙痛，是不是？”

杨克再闭一下眼睛。

“所以，你还担心什么？”艾明顿一摊双手问。

“不，”杨克内心大声抗议：“我不能说话，不能行走，不能做我喜欢的事情，这分别太大了。你他妈的王八蛋！”

“你想我把你的头放回你的躯体上？”艾明顿忽然问。

杨克连忙闭上眼睛，表示这正是他的愿望。

“那也没有关系，只要你和我合作，我可以把你的头重新装在身体上！”

这句话是杨克最高兴听到的，他的神情顿时雀跃起来，他长长地闭上眼睛，表示：“我愿意，我愿意，不论付出什么代价，快把我的身体复原！”

“不过，那是有条件的啊。”艾明顿道。

“什么条件？快说，只要我能办得到的都可以。”杨克把眼睛连合了几下。

“你同意？我的条件很简单，只有一个——你以后要完全听我的话。”

杨克觉得这条件大有问题，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商人，知道这句话的严重性。

艾明顿淡淡一笑道：“很难做到，是不是？你好好考虑一下，我并不要求你马上答复。”

杨克心中焦急：“这种事情不可以拖延。迟了片刻，我的头只怕永远装不上去！好吧，我答应便是，其他事情慢慢再说。”他把眼睛合上一合。

艾明顿道：“你真的答应了？没有后悔？我可能要求你把

家产分一半给我，你也能同意？”

杨克的心一跳：“这怎么可以？分明是勒索，你这龟孙子！”他眼睛睁得大大的，表示不同意。

“不同意也没有关系，”艾明顿一若听到他的心声：“我绝不强逼别人，我会把你的头好好用箱子装起来，放在柜中，还放进一些杀虫药，免得虫子来咬你，每天两次，让你出来透透气。保证绝不会亏待你……”

“不，不，不……”杨克心中吃惊：“无论怎样，也不能过那种日子。活着比死了还惨！宁可同意他条件，等活过来后，我不同意他，他也难奈我何！”

他连合几次眼睛，作出答复。

“你同意了？”艾明顿道：“好。记住，我并没有强逼你！”

艾明顿再把眼睛紧闭一次。

于是，艾明顿把地下那具无头尸体移到椅子上，对着镜子，那颈腔血淋淋的，极是可怖，若不是杨克知道是自己的躯体，他会吓得晕厥。

艾明顿从一个厨柜中取了一瓶透明的液浆出来，在那尸体的颈腔涂了一些液浆。然后把银盘上的头颅捧起，对准颈腔上的缺口，套了上去。

杨克心里大叫：“小心，你要套得准一些，套错了一分一厘，便要我的命！”他心念还未毕，艾明顿已套好了。在他头上拍一拍，道：“好啦，你觉得怎么样了？”

杨克望望镜子，觉得不偏不差，平稳端正。

头颅和身体接合的部分，有一条细小的红色血痕，除此之外，没有什么不妥。

但他不相信那些液浆能把他头颅黏稳，一动也不敢动。

“满意吗？”艾明顿问。

杨克合一合眼睛。

“不用合眼睛，你可以说话啊！”艾明顿道。

杨克慢慢张开嘴唇，说道：“满意。”

他真的说话了。这简直难于置信，只一刹那间，他又重新变回一个人！

不由自主地，眼泪滂沱而下，呜呜咽咽地哭着。

即使是呜呜咽咽，听起来是多么美妙，这种声音，他刚才就发不出。

未曾死过的人，不知活着的可爱，杨克此刻深深明白活着的意义。

“刚才不是做梦吧！”他乍喜乍惊。

“不是做梦！”艾明顿递一条手帕给他拭泪：“这颈上的红线将会永远提醒你，你的头是接上去的，现在它还不算太牢固，让我为你涂一些药。”

艾明顿说完，取出一个小小的扁平盒子，珍而重之地挑了一点药膏出来，涂抹在他颈上红线处。这药膏也是透明无色的。在颈上涂抹后，觉得一阵清凉。

“你可以转动一下头颅看。”艾明顿道。

杨克不大放心地，试一试移动颈部。先是慢慢地转，后来较大幅度地转。他怕一不小心，头颅会掉在地下。

不过，他向左右转动，都没有事，不禁狂喜：“我的头能动了！”

这一刻，他心中充满感激，真想跪在地下向艾明顿称谢，甚至忘记了他刚才一切所为。

“不过，我提醒你，”艾明顿说：“每个星期，你要到我这

里涂一次药。”

杨克不安道：“如果不涂药呢？”

艾明顿道：“不涂药，颈上血痕会逐渐由幼变粗，流出血水，不久，头颅再度松脱下来。”

杨克一怔：“那么，几时才能复原？”

艾明顿道：“开始时是一星期涂一次药，两个月后，是十天涂一次药。逐渐改进至每一百天涂一次药。这是药物所能做到的顶点。”

“那是说，一生一世都得用药？”

“嗯，这药物叫‘神仙膏’，有了它，你的头颅永远可以黏合在颈上，没有问题。你可以照样活到长命百岁，甚至比原来所享的年寿更高。”

杨克退而求其次道：“那么，你得多给我几盒神仙膏放在身边，以防万一。”

艾明顿摇摇头：“你没听我说完。那神仙膏虽然有用，每星期敷药时，还要我替你做一次特别的按摩手术，使血管不堵塞，才能生效，否则头颅仍旧会松脱。别人就算得了这药物，也无济于事。”

杨克嚼他的话，很快明白个中含义：“即是说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我的生命已控制在你手上！”

“不不，这句话言重了，”艾明顿笑道：“你知道我会永远在你身边，乐于为你服务的。”

杨克内心的愤怒逐渐增加：“要是你不幸发生意外，我怎么办？”

“那未免想得太远了。杨克先生，我今年才三十五，比你年轻五六岁，我不会活输你的。至于若有什么天灾人祸，

我不幸而丧生，那也无话好说，谁能预见将来呢？你也不能保证不遇上撞车或飞机失事，是不是？那只好认命了。”

这番似是而非的话，听在杨克心中大不是滋味。

他终于愤怒地指着他鼻子道：“我和你无怨无仇，你凭什么伤害我的身体？我要控告你！”

艾明顿毫不在乎，道：“请吧，你外面有一位保镖，可以叫他进来打我一顿，甚至开枪把我杀死！不过请勿忘记，你的头颅还未完全牢固。我虽然为你涂了一些药膏，却未做按摩手术，说不定出到门口，它会重新掉下来的，那时我也无能为力了。”

杨克一惊，冷汗直流，他望望镜子由于自己动了气，颈上血痕转深，好像快要裂开的样子，那家伙说得对，这头颅的确尚未牢固。他垂头丧气，整个人软弱下来，挨在椅子上：“好，算我怕了你，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，爽快地说吧。”

“不怎么样，”艾明顿非常温和地说：“我并不想危害你生命或前途，你依旧可以过豪华的生活，拥有亿万身家，到处受人欢迎。一切没有变，我所要求的，只是追随在你身边，分一点余沥，作你的随从而已。”

杨克在鼻子上“哼”一声道：“真的那么简单？”

艾明顿一摊双手道：“若然你定要一个答案，我就爽快告诉你吧。我想要你十分一的身家，如此而已。我并不是太贪心的人，只要生活过得去，我已心满意足，决不会取你的地位而代之，放心。”

杨克咬牙道：“你用尽心机，原来就是为此？好一个卑鄙的人！”

“不用太生气，”艾明顿道：“生气对你的身体无益，颈上

的血痕随时会爆裂。万一爆裂，我也无法救你，这一点必须声明在先，届时莫谓我见死不救！”

杨克禁不住又向镜上望望，不知心理作用还是什么，觉得他的头颅好像在摇晃不定，随时要脱离。

“好，我答应你的条件！”他沉痛地道。

艾明顿竖起拇指道：“杨克先生不愧是拿得起、放得下的人，我深感佩服。有一点要附带说明的是：这件事必须绝对守秘。你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包括尊夫人在内，目前只有我们两人知道，将来也是如此，万一有第三者知悉，我会立刻离开本地，届时你无法再找到我。你的头颅将保不住，那不能怪谁！”

杨克紧咬嘴唇，点点头。

“很好，我现在可以为你做按摩手术了。”

艾明顿说着走过来，在他颈上和肩上揉按，一面喃喃念着别人听不懂的咒语，约十分钟后，在他颈项轻轻拍打，又过了三分钟，才道：“好了，这一星期可保无事了。”

杨克默然走出房间，带了随从离去，他心中懊悔莫名，仅仅一个多钟头之前，他还是一个快快活活的人，现在却变成一个半死不活的汉子，时时要顾住自己的脑袋！

他思前想后，十分不忿。那家伙明明是个坏蛋，怎能让他分享他的财产，还逍遥自在地活下去！

他离开酒店，立刻想到一个人。他名叫韦拉，是一个最好的外科医生，也是他的好友，他要问一问，他的头颅是否接合正常，有无生命危险？还有，那姓艾的到底使用什么法术，能把他的头割断了又接上？

他赶往韦拉的医务所，迫不及待要见他，说有要事商

量。

韦拉把他带进私人房中问是什么事，杨克见旁边无人，低声道：“我要告诉你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，你必须发誓，绝对保密。”

韦拉从未见他如此紧张，份在老友，便真的发一个誓，说绝不对人提起。

杨克道：“你看看我的头颅，有什么异样？”

韦拉在他头上拍打两下，道：“没有问题啊。”

杨克道：“你不见，我颈上有一条红线？”

韦拉道：“看见。你干嘛画上一条红线？”

“我不是画上去的。”杨克降低声调道：“我的头曾被人割了下来。”

“开玩笑。”韦拉朗声笑道。

“不是开玩笑。”杨克表情愤怒：“我是和你说真的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韦拉见他说得严重，收敛了笑容。

杨克把刚才那可怕的经历告诉他，但没有说出是谁人所为。

韦拉道：“从医学观点看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你的头已被割了下来，决难再接上去。除非是一幕幻术，那人和你开了一个玩笑。”

“我是亲眼目睹的，我的神智并没有消失。”

“只这一点已够荒唐了。如果你的头已被割下来，很快便会失去知觉，你不可能再瞧见什么东西，也不会思索。”

杨克想想：韦拉的话有理。他开始动摇了，对艾明顿有所怀疑。

“莫非我真的为一幕幻术所骗？”

韦拉道：“让我为你彻底检查一下。”

他用各种仪器检查他头脑的反应，发觉一切都很正常。敲敲他的脑袋道：“放心，我可以保证这是一个完好的头颅，绝对没有被人切过！”

杨克露出笑容：“谢天谢地，那么我是虚惊一场！”

“以后不要再和那些莫名其妙的怪人来往了。”韦拉劝他。

杨克回到家里，决定不见艾明顿的面。在身边加强保安，无事不出家门一步。

他准备耐心等一个星期，看脑袋会不会出事，如果没有事，就证明那家伙虚言恫吓。

艾明顿曾打二三次电话到他家，杨克都不接听，囑秘书说，他已往国外谈生意。

第六天，艾明顿又打电话来。他对杨克的秘书道：“这是最后一次通知，请你告诉杨克先生，明天是第七天，如果他明天晚上十二时前还不来看我，就无药可救了。”

秘书把这话转告杨克。杨克暗暗心惊。翌日，不断提心吊胆看镜子。

从中午到傍晚，颈上那红线始终无甚变化，只是极幼的一条。如果不留心观察，根本不会发觉。

他稍为放下了心，晚上在房中看电视，舒散一下紧张情绪。

电视上放映一套电影，是古装宫闱片。英俊的侠士为了救美，挥舞利斧，力敌多人。最后，他一斧把奸贼的头脑劈下来，救出国王，他赢得美人芳心。

“咯勒”一声，杨克忽觉自己颈上也有了反应，好像他的头颅将欲松脱。

他马上去照镜，见颈上红线深了几分，殷然欲滴。

“天啊，不是心理作用吧？”他暗叫。

他试用两手捧着自已头颅摇晃两下，好像还没有什么不妥。

“放心，不要吓自己。”他说。

为了放松一下，他决定到床上躺一会。迷迷糊糊间，睡进了梦乡。

他梦见自己在街上散步，一阵强风吹来，把他的头颅吹落街上。慌忙俯身，想把它拾起。那知头颅被风吹着，不断向前移动，无法追到。心中一急，看准头颅的所在，向前一扑，想把它抱住，岂知用力过猛，那头颅被他压碎，两眼突了出来。

他惊极梦醒，心头怦怦乱跳，梦境仍十分清晰。他不自禁地用手在自己颈上摸一下，赫然沾湿了指头。竖起手指一看，是鲜红的。

“血！”他惊觉。

急忙从床上爬起，到镜前照看，见颈部前后都有血水渗出，他脸如死灰。

杨克又再试用两手捧着自已头颅，轻轻摇晃。“咯”的一声，头颅和颈部接合的部分，竟向左移出了一点，同时出现剧痛。

“天啊，”杨克双手战抖，连忙把头颅移正，恢复原位。叫道：“来人啊。”

一个随员应声跑进房来。

“马上备车，去寻艾明顿！”杨克吩咐。此时已是晚上十时半，杨克颈上的痛楚越来越强烈。他用一条厚毛巾围着颈

项，使头颅稳固一些，也不想让人看见血渍。

他记得艾明顿说过，如果到了十二时不来寻他，就无药可救了，频频催促司机开快车。十一时整抵达酒店大堂。

杨克亲自拨电话到楼上给艾明顿，电话响了很久，才有一个女人接听，用懒洋洋的声音道：“对不起，艾明顿没有空，明天打来吧。”“嗒”的将电话挂上。

杨克大惊，忙再拨一次。接听的还是那个女人。杨克低声下气恳求道：“请告诉艾明顿先生，我知错了，务请他救我一命！”

那女人没好气道：“你不知道人家在忙着吗？过半个钟头打来吧。”又把电话挂断。

杨克尝试再拨，这一次嗡嗡作响，显然那女人已挂起电话，不再接听。

杨克不得不坐在大堂等候。心急如焚，额上汗水涔涔而下。

随着颈上疼痛增加，他不时还听见“喀勒”“喀勒”的声响，好像接驳部分正在逐一断裂。好不容易等了二十五分钟，再熬不住，他又拨电话上去，这一次接通了，听电话的是艾明顿。

杨克喜出望外，叫道：“艾明顿先生，你一定要救我！”

艾明顿冷冷地道：“你终于知道我的重要了？”

杨克连连道歉，陪不是，自称会完全依照他的条件，把十分一财产送给他，决不食言。讲了半天，艾明顿才好像勉为其难，道：“上来吧。”

杨克上得房来，恰巧一个女人从艾明顿房中走出，大概就是刚才接听电话那个女人，打扮粗俗妖冶，大概是流娼之

类。艾明顿和这种女人同宿，格调绝不会高到哪里去，杨克忽然觉得一阵沉痛：自己的命运竟要落在这种低三下四的人手上，无法自拔！

艾明顿像上次一样，把杨克接进内室，让他的保镖在外间等候。

他解开杨克颈上的毛巾，殷红一片，已流了不少血，杨克面色惨白。

艾明顿冷笑道：“只要再过半个钟头，连神仙也无能为力了。”

“是，是。”杨克又陪了不少好话。

艾明顿为他拭去一部分血渍，用上次那种药膏在他颈上血痕涂抹。那药膏有一种清凉作用，一抹上就觉十分舒服，艾明顿又替他作一番揉按拍打的手术，然后道：“好，可以了。”

杨克千多万谢，经过这番可怖的经验，他不敢再存摆脱艾明顿之心，约他翌晨到写字间去，办理十分一财产的转移手续。

杨克的私人财产约值五十亿。十分之一即五亿法郎。杨克把相当于这数目的一批房产和股权，转到艾明顿名下。

于是艾明顿一夜之间也跻身亿万富翁的行列。

他住进豪华的房舍，出入以名贵汽车代步，经常和杨克一同参加宴会。别人不知这是什么人，只知他是杨克密切的朋友。

艾明顿暴富之后，生活更加荒唐，流连风月场所，一掷千金，面无吝色。有一晚带三个女郎回家，答应每人送她一辆汽车，杨克见他挥霍无度，而这些钱本来是他的，觉得痛

心无比，一天不免对他规劝数句。

艾明顿哈哈笑道：“你怕我用完这些钱，再向你讨，是不是？放心，我不会再要你的钱，千金散尽还复来，我用完了，自有别的方法。”

杨克见他这样说，只好住口。

艾明顿通过杨克的关系，认识不少富翁朋友。他已开始动第二人的脑筋。

那人名叫唐恩，是百货业巨子，年约五十，秉性风流。艾明顿投其所好，常常邀他回家开无遮大会，雇用十余名美女，通宵达旦，胡天胡帝。唐恩见艾明顿出手豪阔，个性又与他相近，两人越来越投契。

杨克看出艾明顿的企图，心中焦虑，劝他道：“这种事情可一不可再，你不可将对我的方法，再用在别人身上。五亿金钱，已够你享受的了，如果你能好好利用，足可奠定富豪的地位。一个人不可贪得无厌。”

艾明顿两眼一翻道：“这是我的事，不要你过问，我警告你，关于接补人头的事，除了你和我没有人知道。如果有任何外人获悉，那必然是你传出去的，届时我不会再替你做手术，莫怪我翻脸无情。”

杨克为之默然，半晌才道：“我当你朋友，才说这种话，你不听，我也没法。”

艾明顿道：“多谢你好意，总之我的事不劳操心。”

杨克郁郁不乐，唐恩虽然不是最好的朋友，但彼此也有些交情，眼看他一步步踏入陷阱，实觉过意不去。这个“陷阱”，是他把它带进来的，在良心上受到大大的谴责。他不能出声警告唐恩，不论用什么方法，艾明顿都会怪他。自己生